

我用钱的罪恶污染了时间。我会给你讲我从贫困走向富裕的历程。但是，在这之前我想告诉你金钱的事情。一个富人说过，“金钱造就了没有支柱的顶棚，而贫穷毁坏了尊严和荣誉的房子”，“在这个世界上，谁没有钱谁就没有尊严，谁没有尊严谁就没有钱”。这也许是那些缺乏科学知识而又迷恋钱财的人们的共同认识吧。

花花公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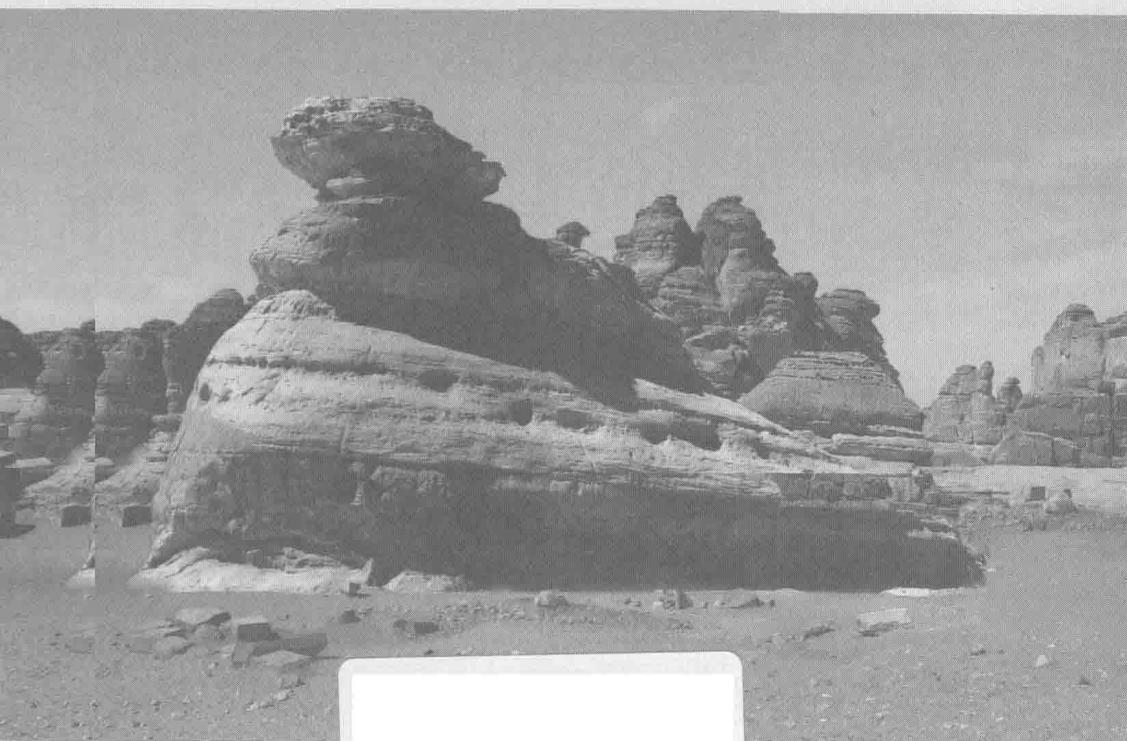
〔沙特阿拉伯〕加齐·古绥比 著
解传广 译



花花公子

〔沙特阿拉伯〕加齐·古绥比 著

解传广 译



華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花公子 / (沙特阿拉伯) 加齐·古绥比著; 解传广译. --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075-4899-0

I. ①花… II. ①加… ②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沙特阿拉伯-现代 IV. ①I38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8638号

花花公子

作者: [沙特阿拉伯] 加齐·古绥比

译者: 解传广

策划: 杨平

责任编辑: 杨宁 郭俊萍

特邀编辑: 艾曼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址: <http://www.hwcb.com.cn>

电子信箱: silkroadlibrary@qq.com

电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39 发行部 010-58336267

责任编辑 010-58336258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印张: 12.25

字数: 130千字

版次: 2018年6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4899-0

定价: 3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العصفورية

غازي عبد الرحمن القصيبي

尽管他也会让一些人稍微高兴一时，
但他们最终都会因他而伤心地离去。

——穆泰纳比

献给谁

引 言

教授打开走廊的窗户，高声喊道：“萨菲格，萨菲格，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！”

一个肥胖高大的护士满脸堆笑地跑到窗前，说道：“您好！教授！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萨米尔·萨比特大夫在哪儿？”

“溜了。”

“怎么，溜了？”

“是的，教授，他溜了。”

“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溜的？你马上给我联系卡迈勒·夏蒙总统阁下。”

“他去世了。”

“死了？”

“那你快点儿联系萨米·苏尔赫总理。”

“他也不在了。”

“他也死了！那么，现在谁是总统？”

“亚斯·哈拉韦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亚斯·哈拉韦。”

“总理呢？”

“拉菲格·哈利勒。”

“萨米尔·萨比特大夫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明天吧。”

“让他来了后立即来见我！”

“遵命，教授！”

教授关上了窗子。

萨米尔·萨比特大夫神色怪异、左顾右盼地走进办公室，教授已经等候在那里。他上前握着教授的手，两人互道早安。萨米尔·萨比特大夫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万事如意！大厅、厨房、卧室、书房、摄像机、录音机……”

“所有的东西都是物有所值。”教授随意搭话。

“可是，病人没有住在办公室里面的。”

“首先，我不是病人，我是客人；第二，在花花公子的时代，没有像我这样的人访问过他。我并不是什么普通的人。总而言之，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话题。坐下吧！”

萨米尔·萨比特大夫乖乖地坐下，打开一个鼓鼓囊囊的纸袋子，从里面掏出来一些卷成一团的纸，眼睛盯着教授，说：“咱们研究一下？”

“在研究之前，我要问你，卡迈勒·夏蒙是怎么死的？打猎事件？”

“不，是自然死亡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我说不清楚。您为什么对他的死这么关心？”

“他是我的朋友，最要好的朋友。”

“卡迈勒·夏蒙是您最要好的朋友？”

“当然啦！我们曾经在一起打猎，打老虎、猎鳄鱼、捕野鸭。”

“打老虎？您是不是认为卡迈勒·夏蒙死于打老虎事件，并由此产

生一系列的联想？”

“不是这样的，没有什么联想，也不必伤心，我们只是曾经在一起打老虎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贝卡峡谷。”

“在贝卡峡谷？老虎在贝卡峡谷？”

“这是久远的事情了，也许在你出生之前呢。那时，贝卡峡谷里有的是老虎，后来让我们全部干掉了！”

“鳄鱼呢？也在贝卡峡谷里吗？”

“你冒傻气！鳄鱼能在贝卡峡谷里吗？！我们曾经在底格里斯河猎鳄鱼。”

“在底格里斯河猎鳄鱼？”

“是呀，那个时候底格里斯河里到处是鳄鱼，后来让我们全部消灭了。我们把小鳄鱼都吃掉了，卡迈勒·夏蒙把大鳄鱼的皮剥下来做皮鞋——他所有的皮鞋都是用鳄鱼皮制作的，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？”

“我哪能有这份荣幸呢？”

“那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吧。”

“那么，你们在什么地方捕野鸭呢？”

“南非。”

“南非？！”

“那个时候那里的野鸭洁白干净极了，绝对没有被污染成黑色。哎呀，卡迈勒·夏蒙已经不在，多么重大的损失呀！他是个了不起的伟人。萨米·苏尔赫呢，他在哪儿？”

“他已经逝世好久了，怎么，他也是你的朋友？”

“那当然，他是最要好的一个朋友。那时我们在高塔上的叙利亚咖啡馆整天玩乒乓球。你可别说高塔上没有‘叙利亚咖啡馆’啊！”

“这我哪能知道呢，也许这是久远的事情了，也许我还没有出生呢？”

“你有多大了？”

“四十五岁。”

“这么小？你还是个孩子，我的年龄和你父亲差不多。”

“那肯定是这样的，教授。”

“你要相信我说的话，我以后再向你解释我年轻外表的秘密，当然啦，这不是我们要说的话题。还是让我们来说说萨米·苏尔赫吧，他原来是黎巴嫩最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，尽管如此他每一次都打不过我。你知道他对我说过什么吗？”

“他说什么来着？”

“他说，教授，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，有的人是面包师，有的人是厨师，有的人是机械手，有的人是皮鞋匠。而我呢，是总理，别的专长就没有了。”

“他这是一种什么专长啊，教授？”

“你不知道吗？你当过总理吗？”

“您就别拿我开涮了，我只是设想而已。”

“这是一个让人操心的差事。”

“您当过总理？”

“我曾经担任过秘书长，这个职务的担子并不亚于总理一职，甚至还要重要些。我的任务是负责大小官员的任命。”

“您真了不起！”

“你想象不到那时我有多么为难！没日没夜地应付各种请求，这个要求任命他的表弟，那个想出去当大使，还有的渴望他所有的亲戚都有个一官半职……白天有上千个请求，晚上也不下一千个。”

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”

“老早以前了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在阿里比斯塔四十八号。”

“您担当此重任有好长时间吧？”

“差不多有两个月，或者两年。我是活爱因斯坦呀，大夫。”

“活爱因斯坦？”

“你听说过爱因斯坦吗？你肯定听说过。就是发明创造者，也许是发现者。就是说有一半观点是我的，另外一半是人家的。爱因斯坦创造了相对论，有一半是他的，至于另外一半嘛，那就是我的，是我发明的。我发明了 $E=mc^2$ 这个著名的公式，它的含义也许是时间，也许是爱人，也许是敌人。当然，你是不会明白的。简单地说，比如你与爱人在一起的时间只相当于你与敌人相处的千分之一。我绝对不在乎传统的时间概念。尽管我并不期待你理解物理学公式，但是我想你也许已经读过关于爱因斯坦后期的一些著作，说他曾经打老婆，和他的外甥女同居。奇怪的是，我的朋友海凯勒没有揭露这样的事情。听着，大夫，希特勒就曾经和他的外甥女同居、法拉第和他的小姨子同居，爱因斯坦曾经……”

“请原谅，教授，咱们是不是再回到秘书长的话题？”

“奇怪的现象！心理学之父、导弹之父、纳粹头子……怎么不和他们的妻子睡觉？”

“教授，秘书长。”

“好，好，这是一个让人操心的烦躁不安的差事。”

“烦躁不安的差事？”

“贿赂，贿赂，不断地贿赂！让我生不如死！那些想让我任命侄子的人带来母鸡，要求当大使的送来了地毯，想到伊朗去的，送伊朗地毯；想到中国去的，送中国地毯；想到土耳其去的，送土耳其地毯；想到

美国去的，送美国地毯。那些想让我任命他所有亲戚的人，带来了冰箱。我被折腾得筋疲力尽。第一个库房里全部是母鸡，我只得把它们转移到养鸡场，那里已经有上百万只母鸡，却只有一只公鸡，这只公鸡非得累死不可。第二个库房里装满了地毯，第三个库房里到处是冰箱，十万台冰箱。”

“只凭任命，您就发了，教授！”

“任何事物都是相对而言，真正的富有是心理的富有。你是不是认为自己心理上是富有的？”

“感谢安拉！”

“你怎么能够不感谢安拉?! 在贝鲁特有别墅，在伦敦有豪宅，在法国南边有庭院，在纽约有可观的收益。”

“怎么……怎么……您怎么知道这么多？”

“只不过是预防性的侦察手段而已。你肯定会知道我的一切，所以我必须要了解你的一些事情。但是，你不必担心，你的秘密还在保密当中，我不会说出去一星半点儿的，甚至你与那个在蒙特利尔会议上相识的金发女心理医生的关系，亦在保密之列。”

萨米尔·萨比特大夫的脸红了，低下脑袋，默不作声。只听教授继续说下去：“你别怕！我们谈什么来着？”

“秘书长。”

“你要相信，我对你说过……”

“请原谅，教授，咱们能不能认真地讨论？”

“那是当然啦！可是，你听着，大夫，说一些轻佻的话，也是很正常的。你不要问我你记不记得你母亲的子宫，也不要问我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感受到性快感，更不要问我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祖父就调戏我的父亲；你别问我此类笑话、无稽之谈。你那里有四个卷宗，包括所有的情况，所有的。约翰逊医生在蒙特里诊所的卷宗，你听说过

蒙特里诊所？当然，你在美国留过学；英国大夫在白拉克布勒诊所的卷宗，那是英国的一个很出名的城市，诊所里有儿童乐园；瑞士医生穆恩逊斯克易在日内瓦诊所的卷宗，那是世界上最奇特、最高的诊所，专门为大人物、大富翁服务的。你知道谁在那里治好了眼睛？你别忙问，我以后会告诉你的，我将告诉你所有的一切。至于第四个卷宗，是谁的？谁是我当时的医生？”

“艾勒比尔·扎阿特尔医生。”

“说对了，他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他已经去世了。”

“他死了？所有的人都会死的，他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在战争中，一颗流弹击中了他。”

“什么战争？”

“内战。”

“美国？西班牙？”

“黎巴嫩。”

“在黎巴嫩的内战？真不可思议，内战需要许多墓穴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死亡，一百多万人只会留下少数人。”

“没有全部死亡，难道您没听说过黎巴嫩内战？”

“我那时很忙，我讨厌所有的人，讨厌亚洲人、非洲人、欧洲人、拉丁美洲人，特别是阿拉巴斯坦人。这也是相对而言的事情，一会儿是人民，一会儿是民族，一会儿又是联合国。我是个比较学者，我并不反对这样划分，但是我讨厌他们，不管是人民，或者民族、联合国。总而言之，我反对全人类。当然，这不包括我的朋友们、你的美国朋友，以及部分西欧人。你知道希特勒，那个曾经和他的外甥女同居的人，他是个素食主义者；他打死了许多犹太人，在我看来希特勒是个权欲极强、肆无忌惮的人，他是鳄鱼中的佼佼者。

“等会儿我们要回到童年时代，你会问我：‘您妈妈打过您的后脑勺吗？您愿意挨打吗？您的祖父或者叔叔、舅舅奸污过您吗？’我不喜欢希腊，不喜欢它的神话故事，一个瞎子跟他妈同居，放屁！在埃及，人们把希腊人称作老师，后来所有的外国人都被称为老师。你去过埃及吗？”

“是的，去过几次。”

“啊，假如你在苏伊士运河剪彩仪式的日子里、《阿依达》演出期间去的话，那会更好。”

“教授，您出席了这些仪式？”

“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个疯子？这些都是发生在很早以前的事情，在你出世以前，也许在我出世以前。你知道埃及首都为什么叫作开罗吗？你不知道，为什么不问我呢？这里面有三种观点，第一种观点是法蒂玛家族的部将攻占了古埃及，并在那里安营扎寨，遂予以命名。‘开罗’即征服者的意思；第二种观点是，原来那里有个旧城堡叫作开罗，所以整个城市便由此命名；第三种观点是我个人倾向的观点，所以是正确的，按照旧城市建筑的习惯，要根据占卜者计算的结果敲定的。你现在是什么职称？”

“助教。”

“你看看，助教，而我是百分之百的教授！你肯定会每日每夜、每时每刻都想到自己的窝囊。你要相信我，你仍然是半个教授，而我却是整个的教授。‘天上和人间的东西要比你想象的多。’你知道这是谁说的话吗？莎士比亚。你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在怀疑莎士比亚吗？有人说：‘莎士比亚的著作实际上出自弗兰西斯之手。’现在又有人说：‘这些著作是一个委员会编写而成的。’委员会？什么委员会？什么原因？搞不清楚。说实在的，任何一个人都难以完成那样的恢宏的巨作，囊括丰富的地理、历史、语言、心理学知识以及诗歌、典故。‘甚至接近死亡